

中国旅游业经济周期性波动研究

张广海 汪立新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摘要] 本文在梳理国内外旅游经济增长周期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增长率方法对入世以来中国旅游总收入、中国国内旅游收入以及中国入境旅游收入时间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并在证明该一阶差分序列单根平稳的基础上运用频谱分析的方法测度了中国旅游经济、中国国内旅游经济和中国入境旅游经济增长的周期性特征。中国旅游经济增长周期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轨迹基本一致,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三大旅游经济的增长周期长度趋长,增长幅度减缓。对比来说,三大旅游经济体系中,国内旅游经济对抗外界冲击的能力最强,国际旅游经济对抗外界冲击的能力最弱,我国宏观旅游经济增长相对于前两种旅游经济在增长稳定性方面处于居中位置。

[关键词] 中国旅游业;旅游经济;经济周期;周期波动
[DOI 编码] 10.13962/j.cnki.37-1486/f.2016.02.017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410(2016)02-0129-08

一、引言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新的跨越,对外贸易规模扩张,产业结构优化调整。2001年以来,我国GDP总量与人均GDP均以14%的增长率实现了高位增长,并于2001-2014年期间出现了三个长短不等的增长型经济周期。与此同时,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下,我国旅游业也实现了高速发展,产业内部门结构不断优化,同期内出现了三个与中国经济总量增长波动几乎同轨迹的旅游经济周期。本文对入世以来中国三大旅游经济指标进行测算与判断,从而测度中国旅游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并对三大旅游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周期做了比较研究。研究结果将对正确认识旅游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具有指导性意义,帮助管理部门及时观测到中国旅游经济增长的趋势变化,为中国旅游经济的增长状况分析提供参照依据,为合理引导中国旅游产业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二、中国旅游经济增长环境及其周期形态特征

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在其发

展中成员国身份的庇护下,受到了来自发达成员国的普惠制等优厚待遇,为中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国家过渡争取了15年的保护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渐渐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对内逐步深化改革,对外积极拓宽开放渠道,推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贸易的自由化与一体化,与世界经济的关系越来越紧密^[1]。2002-2007年期间,中国宏观经济更以“软扩张”的形式将经济增长速度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2]。截至2010年,中国作为一大经济体已从2001年的世界第九跃升为世界第二,同时,中国为境外服务商提供了包括旅游、金融贸易在内的市场准入机会。入世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的繁荣与对服务贸易的政策倾斜为中国旅游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经济与政策环境,推动中国旅游经济以16.21%的年平均增长率高速增长。然而,2015年是中国迈向市场经济国家过渡期的最后一年,这意味着中国将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无论2016年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能否被成员国一致认同,中国的对外贸易都将实现转型升级,加大服务贸易和

[作者简介]张广海(1963-),男,山东临沂人,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旅游开发规划与管理、区域经济研究。

投资贸易的比重,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将出现一定程度的改变。因此,对保护期内中国旅游经济增长特征进行研究和描述,有助于及时观测到中国旅游经济增长的趋势变化,为中国旅游经济的增长状况分析提供参照依据。

作为经济波动的一种表现形式,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宏观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并且受经济学家高度重视的经济现象。经济周期是指长期的经济增长在短期内表现出的经济扩张与收缩的交替运动^[3]。对经济周期形成机制的研究主要从经济体内部和外部两个角度展开的。其中经济周期的内生理论主要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货币信用的角度解释了经济周期的形成机制;外生经济理论主要从自然因素影响、公众心理周期变化、创新活动的间断性和政府干预的角度对经济周期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描述^[4]。经济周期按持续期长度分为四种周期类型:长度为3-4年的基钦周期;持续时间为8-10年的朱格拉周期;长度为15-25年的库兹涅茨周期;持续期为45-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在以9.14%的增长率高速增长的同时,存在9年左右的朱格拉周期波动^[3]。作为宏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旅游产业也显示出明显的周期性的波动。根据可检索到的文献发现,当前关于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领域,对旅游产业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研究尚且不足。匡林^[6](2000年)最早对我国旅游业发展周期性波动进行研究,他以接待人次作为分析对象,比较分析了世界旅游经济周期与中国旅游经济周期的特征,发现了中国旅游经济周期由“三高一低”向“两中一高一低”转变,并预测我国旅游业经济周期将呈现微波化的趋势。生延超等人^[7](2014年)依据1980-2009年入境旅游人次、国内旅游人次和旅游经济总量三个指标的统计数据分别测度了三者的经济增长周期并发现中国旅游经济增长呈现出典型的周期波动且属于“基钦周期”,周期持续时间具有逐渐趋短的趋势。隋建立、刘金全^[8](2014年)利用H-P滤波法分别将指标数据分解为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构建了非线性MS(M)-AR(P)模型,分析并发现我国国内旅游处于低速增长区制与中速增长区制间的过渡区制,而国际旅游增长则在三个增

长区制之间不断变换,缺乏稳定性。国外学者关于旅游业周期性波动的研究已经涉及其波动形成的影响因素方面,但大多集中于旅游需求的波动,对旅游产业经济波动的研究也很少见到。Andrea Guizzardi和Mario Mazzocchi(2010年)基于1985-2004年意大利过夜游客的季度数据,构建了STS结构性时间序列模型,提出旅游需求的周期性变化是宏观经济的商业周期的滞后效应导致的^[9]。Jorge Ridderstaat等人(2014年)基于阿鲁巴中央银行提供的关于前往阿鲁巴岛旅游的美国和委内瑞拉游客信息和阿鲁巴岛的气候状况的信息,通过X-12分解方法等数据处理方法对时间序列做了整理,发现了季节变化不仅是旅游需求短期波动的必要因素,还决定了长期的旅游需求^[10]。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向冲击为我国旅游业提供了更多元化的发展环境,注入了新的活力,将中国旅游业发展推向一个新纪元。因此,本文将选取新时期以来中国旅游总收入、国内旅游总收入和国际旅游总收入三个指标对中国旅游经济波动性增长的周期进行测度,在剔除各时间序列趋势因素并检验各序列单根平稳的基础上,运用频谱分析方法对三大旅游经济体的增长周期进行了测度与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三大旅游经济研究对象的周期性增长做了比较和预测,继而提出相应建议。根据上述旅游三大指标的统计数据,结合同期GDP和人均GDP,整理得出历年各指标的变化趋势(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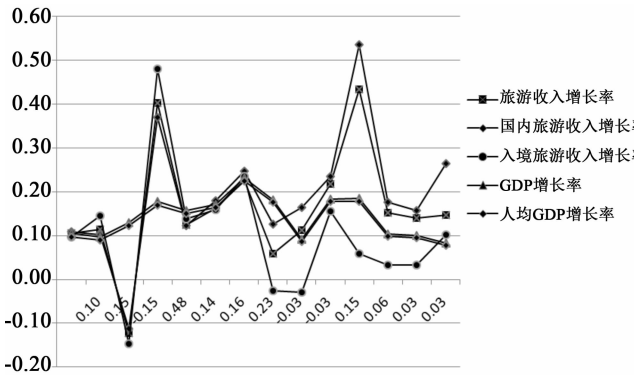


图1 2001-2014年中国旅游经济增长率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01-2014年)以及2015年全国旅游市场工作会议相关资料整理所得。
作为中国经济的组成部分,我国旅游经济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特征。图1显示,除2013年非典事件

冲击导致的旅游业发展低迷与中国强劲的宏观经济发展势头相左外,中国旅游经济与中国宏观经济的周期波动轨迹总体一致。同时,三大指标的波动幅度远大于 GDP 和人均 GDP 增长率的波动幅度,即宏观经济的周期波动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会产生加速效应。三大指标统计数据的增长率在多数时间为正,即旅游经济收入总量并未出现绝对水平上的下降,周期扩张与收缩只表现为增长速度的高低起伏波动,属于“增长率周期波动”^[3]。根据旅游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特点,本文采用用于度量增长型周期性波动的增长率方法来度量各指标的周期波动。

三、中国旅游经济增长周期的测度与判断

(一)测度数据的预处理与说明

由于 2001 - 2014 年中国旅游收入统计数据是该时间序列的观察值,因此在对其增长周期进行测度之前要检验该时间序列的平稳性^[11]。利用计量经济学软件 Eviews6.0 对样本区间内中国旅游总收入进行 ADF 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显示该变量是具有趋势特征的非平稳时间序列。对其一阶差分序列进行重复检验,检验结果使该序列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平稳性检验,即通过一阶差分消除了中国旅游经济增长中可能存在的线性时间趋势,

表 3 中国旅游经济周期波动的长度及幅度特征											
周期序号	起止年份	持续时间	扩张幅度	扩张速度	扩张高度	收缩幅度	收缩速度	收缩深度	平均位势	标准偏差	波动系数
M1	03 - 05	2	0.52	0.52/年	0.40	0.18	0.18/年	0.12	0.13	0.26	2
M2	05 - 08	3	0.11	0.055/年	0.23	0.17	0.17/年	0.06	0.14	0.07	0.5
M3	08 - 13	5	0.37	0.12/年	0.43	0.29	0.145/年	0.14	0.19	0.13	0.71
平均	03 - 13	3.33	0.33	0.23/年	0.35	0.21	0.21/年	0.11	0.16	0.14	0.84

注:波动系数为样本标准差与样本均值之比。

据表 3 所示,2001 - 2014 年我国旅游经济波动周期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中国旅游经济波动的周期长度。按照谷—谷的周期计算方法,发现中国旅游经济于 2001 - 2014 年间出现了三次长短不等的增长型周期,单次周期平均持续期为 3.33 年,属于典型的“基钦周期”。其中 2003 - 2005 年为样本期间的第一个周期 M1,该周期的持续期仅为两年,尚未达到周期划分标准。其中扩张阶段的持续期与收缩阶段的持续期之比为 1:1,体现了该周期内旅游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由于受 2003 年“非典”事件的冲击,旅游经

获得了其周期成分,可以作进一步分析。

表 1 中国旅游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 ADF 检验结果

	t - Statistic	Prob. *
Augmented Dickey - Fuller test statistic	-4.164969	0.0083
Test critical values:		
1% level	-4.057910	
5% level	-3.119910	
10% level	-2.701103	

(二)旅游经济增长周期的测度与判断

基于 2001 - 2014 年中国旅游经济历年增长率,采用频谱分析方法来揭示中国旅游经济增长的主要周期特征(如表 2)。根据频谱分析结果显示,中国旅游经济增长循环变动以约 2.4 年为主要周期,主谱峰值达 12.6%。另外,还存在一个作用相对较弱的持续时间为 3.4 年左右的次周期,次谱峰值达 9.45%。这说明入世以来,我国旅游业经济增长总体上存在着长度约为 2.4 年的主周期波动,同时还存在一个 3.4 年左右的次周期波动。

表 2 中国旅游总收入的频谱分析结果

指标名称	主周期长度(年)	主谱峰值	次周期长度	次谱峰值
中国旅游总收入	2.4	12.6%	3.4	9.45%

基于上述频谱分析结果,按照谷—峰—谷的周期划分方法,通过合理地确定周期波动的转折点及对应的峰谷数值,对我国旅游经济增长的周期性特征作进一步研究,将有关中国旅游经济增长周期长度及幅度特征的参数计算结果列于表 3 中。

济增长率于 2003 年达到一个较深的波谷,2003 年积累的旅游消费的有效需求于 2004 年得以充分实现,并在 2004 年旅游业井喷式发展过后于 2005 年出现需求缺口冲击下的旅游经济增长的收缩期。中国旅游经济增长于 2005 - 2008 年经历了入世以来的第二个周期 M2,该周期持续时间为 3 年,属于短周期波动。其中扩张阶段的持续期为 2 年,收缩阶段的持续期为 1 年,两者之比为 2:1,显示了中国旅游经济增长较前一个周期具有更高的稳定性。扩张期内,我国平均消费水平和职工平均工资连续两年明显提高,从而提高了人民的旅游购买力,增加了旅

游业的有效需求,进而推动旅游经济进入扩张期。然而受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和工资水平增速骤缓,CPI 指数上升,导致居民购买力相对下降,将中国旅游经济推向收缩阶段,显示了旅游业在不可抗力面前的脆弱性。中国旅游经济于 2008 - 2013 年经历了入世以来的第三个周期 M3,该周期持续时间为 5 年,其中扩张阶段的持续时间为 3 年,收缩阶段的持续时间为 2 年,两者之比为 3: 2,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周期内旅游经济增长的稳定性。M3 扩张期内,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和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均显著提高,旅游有效消费需求的增加将旅游经济推向为期 3 年的扩张阶段。2012 年和 2013 年均不同程度出现居民平均消费水平和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的下降,旅游购买力的悲观预期导致旅游产业生产过剩,从而把旅游经济推向收缩阶段,并于 2012 年完成本周期的经济收缩。综合各单次经济周期的持续期分析,入世以来,中国旅游单次经济波动的时间长度逐渐增长。这是由于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市场的日趋成熟和旅游产业结构日趋合理化使得中国旅游经济的抗冲击能力逐渐增强。比较各单次周期内扩张和收缩阶段的持续期,中国旅游经济周期内扩张阶段持续期逐渐远大于其收缩阶段持续期,体现了中国旅游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逐渐提高。

第二,中国旅游经济波动周期的幅度特征。中国旅游经济增长周期的波动幅度较大,平均扩张幅度和平均收缩幅度分别达到 0.33 和 0.21,体现了旅游经济增长直观上的不稳定性。在 M1 内,中国旅游经济的扩张幅度达 0.52,这是由于 2003 年积累的游客的购买力和心理有效性需求于 2004 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集体实现导致的。该周期内旅游经济的收缩幅度为 0.18,虽然波动高度处于高位,但相对于扩张幅度来说并未出现过深的波谷,这是由于持续的游客购买力的提高起到了托底作用。在 M2 期间,中国旅游经济的扩张幅度和收缩幅度分别为 0.11 和 0.17,相对周期内的扩张幅度,收缩幅度过大,原因在于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冲击造成旅游产业出现生产极度过剩。在 M3 内,中国旅游经济的扩张高度为 0.43,波峰过高,扩张过强,往往会导致波谷相对波峰过深,事实证明了这种经验结论——

该周期内收缩深度为 0.14,从波峰到波谷实现收缩幅度为 0.29。结合各单次周期的波动幅度分析,各周期的绝对波动强度(由标准差反映)、相对波动强度(由波动系数反映)、振幅(周期内峰顶与波谷的差值)均随时间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且各周期的平均位势随时间的推移逐渐增高,显示了中国旅游经济增长稳定性逐渐增强。

第三,当前正处于入世以来中国旅游经济增长的第四个周期,且从 2013 年和 2014 年旅游经济平缓的增长率和上述三个经济周期的各指标随时间的变化趋势来看,以当前的宏观经济格局作为未来中国旅游经济的发展背景,21 世纪中国旅游经济增长的第四个经济周期应该至少维持 5 年,进入“基钦周期”向“朱格拉周期”过渡的旅游经济发展阶段。

四、中国入境旅游经济增长周期的测度与判断

(一)测度数据的预处理与说明

对 2001 - 2014 年中国入境旅游收入统计数据 进行 ADF 检验,得知该时间序列存在单位根,属于非平稳时间序列。因此对其一阶差分进一步做 ADF 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 4)。检验结果表明,该时间序列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平稳性检验,且 P 值小于 0.05。因此中国入境旅游收入增长率时间序列在 1% 的显著水平下极有把握地拒绝了序列非平稳假设,通过了 ADF 单根平稳检验,属于平稳时间序列,可以进一步对其增长周期特征进行测度与判断。

表 4 中国入境旅游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 ADF 检验结果

		t - Statistic	Prob. *
Augmented Dickey - Fuller test statistic		-4.505246	0.0047
Test critical values:	1% level	-4.057910	
	5% level	-3.119910	
	10% level	-2.701103	

(二)入境旅游经济增长周期的测度与判断

对 2001 - 2014 年中国入境旅游经济增长率时间序列进行频谱分析,来揭示中国入境旅游经济增长的主要周期特征。通过频谱分析得出的谱密度图显示,中国入境旅游经济增长率自 2001 年以来并未显示出明显的主谱峰值和次谱峰值,这表明中国入境旅游经济单次增长周期的持续时间仍未出现一个相对稳定的值。按照谷—峰—谷的周期计算方法,

依据 2001 - 2014 年中国国内旅游经济增长率时间序列和样本期内周期转折点及对应的峰谷数值,将

描述中国入境旅游经济周期波动特征的参数列入表 5 中,从而对其作进一步的研究。

表 5 中国入境旅游经济周期波动的长度及幅度特征											
周期 序号	起止 年份	持续 时间	扩张 幅度	扩张 速度	扩张 高度	收缩 幅度	收缩 速度	收缩 深度	平均 位势	标准 偏差	波动 系数
M1	03 - 05	2	0.63	0.63/年	0.48	0.34	0.34/年	0.14	0.16	0.31	2.0
M2	05 - 09	4	0.09	0.045/年	0.23	0.26	0.13/年	-0.03	0.10	0.12	1.2
M3	09 - 13	4	0.18	0.18/年	0.15	0.12	0.04/年	0.03	0.05	0.07	1.3
平均	03 - 13	3.33	0.3	0.285/年	0.29	0.24	0.17/年	0.05	0.10	0.15	1.4

注:波动系数为样本标准差与样本均值之比。

据表格 5 所示相关数据,按照谷—峰—谷的周期计算方法,入世以来中国入境旅游经济共出现了三次长短不等的增长型周期。中国入境旅游经济增长周期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中国入境旅游经济波动周期的长度特征。总体来看,中国入境旅游经济增长于 2001 - 2014 年间出现了三个长短不等的增长型周期,平均持续期为 3.33 年,属于典型的“基钦周期”。其中第 1 个周期 M1 出现于 2003 - 2005 年,持续时间为 2 年,尚未达到周期划分的标准。扩张阶段的持续期与收缩阶段的持续期比值为 1:1,显示了中国入境旅游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由于 2003“非典”事件的冲击,2003 年积累的旅游消费可能性在 2004 年得以实现,将中国入境旅游经济推向扩张阶段,并于 2005 年出现了由相对消费疲软导致的旅游经济的收缩,完成了入世以来中国入境旅游经济增长的第一个波动周期。中国入境旅游经济于 2005 - 2009 年出现了入世以来的第 2 个周期 M2,持续时间为 4 年,属于典型的“基钦周期”。其中扩张阶段和收缩阶段的持续期均为 2 年,两者之比为 1:1,说明 M2 内中国入境旅游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与 M1 相比并无较大变化。扩张期内,中国入境旅游经济增长出现了小幅持续增长,但受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入境旅游产业有效需求不足,将入境旅游经济推向持续两年的收缩期,导致入境旅游经济出现负增长。2009 - 2013 年经历了中国入境旅游经济增长的第 3 个周期 M3,该周期持续时间为 4 年,属于典型的“基钦周期”。其中扩张阶段和收缩阶段的持续期分别为 1 年和 3 年,两者之比为 1:3,显示了中国入境旅游经济增长的极度不稳定性。综合各单次经济周期的持续期分析,中国入境旅游经济单次波动的持续期逐渐增长,直观上显示了我国入境旅游

经济抗冲击能力逐渐增强,但比较各具体单次周期的扩张阶段持续期与收缩阶段持续期的比值发现,入境旅游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较弱,且受国际金融环境的影响较大。

第二,中国入境旅游经济增长周期的幅度特征。2001 - 2014 年中国入境旅游经济的平均扩张幅度和收缩幅度分别达到 0.3 和 0.24,与同期中国旅游经济的同指标水平基本一致,体现了中国入境旅游经济增长直观上的不稳定性。在 M1 内,中国入境旅游经济的扩张幅度和收缩幅度分别为 0.63 和 0.34,高达 0.63 的扩张幅度是由 2003 年非典事件积累的旅游需求在 2004 年集中实现推动的。在 M2 内,中国入境旅游经济的扩张高度和收缩深度分别为 0.23 和 -0.03。受 2008 年金融危机冲击,周期内谷位过深,显示了中国入境旅游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和对宏观经济环境的敏感性。在 M3 内,中国入境旅游经济的扩张幅度和收缩深度分别为 0.18 和 0.03,较 M2 的对应指标水平都有所提高,显示了中国入境旅游经济正逐渐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结合各单次周期的波动幅度分析,各周期的绝对波动强度、相对波动强度以及振幅均随时间推移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体现了中国旅游经济增长稳定性逐渐增强。然而,各周期的平均位势随时间的推移逐渐降低,显示了入世以来中国入境旅游经济增长率逐渐下降。

第三,目前中国入境旅游正处于入世以来的第四个增长周期,且根据前三个周期逐渐平缓的扩张和收缩趋势来说,若宏观经济环境保持不变,21 世纪中国入境旅游经济增长的第四个经济周期将至少维持 5 年,将逐渐达到朱格拉中周期的划分标准,且 M4 的平均入境旅游经济增长率将保持在 5% 以内。

五、中国国内旅游经济增长周期的测度与判断

(一)测度数据的预处理与说明

首先对 2001 – 2014 年中国国内旅游收入时间序列进行 ADF 检验,检验结果表明该时间存在单位根,属于单根非平稳时间序列,因此需要对其一阶差分进行进一步检验。对该时间序列进行去趋势分解得到的入世以来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时间序列,并进行 ADF 单根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6)。检验结果表明,该时间序列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平稳性检验,且 P 值小于 0.05。即中国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时间序列在 5% 的显著水平下极有把握地拒绝了序列非平稳假设,通过了 ADF 单根平稳检验,可以进一步对其增长周期特征进行测度与判断。

表 6 中国国内旅游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 ADF 检验结果		
	t – Statistic	Prob. *
Augmented Dickey – Fuller test statistic	– 3. 633336	0. 0208
Test critical values:	1% level	– 4. 057910
	5% level	– 3. 119910
	10% level	– 2. 701103

表 8 中国国内旅游经济周期波动的长度及幅度特征											
周期序号	起止年份	持续时间	扩张幅度	扩张速度	扩张高度	收缩幅度	收缩速度	收缩深度	平均位势	标准偏差	波动系数
M1	03 – 05	2	0. 48	0. 48/年	0. 37	0. 25	0. 25/年	0. 12	0. 13	0. 24	1. 9
M2	05 – 08	3	0. 13	0. 065/年	0. 25	0. 12	0. 12/年	0. 13	0. 17	0. 06	0. 35
M3	08 – 13	5	0. 40	0. 13/年	0. 53	0. 37	0. 185/年	0. 16	0. 23	0. 15	0. 66
平均	03 – 13	3. 33	0. 34	0. 225/年	0. 38	0. 25	0. 185/年	0. 14	0. 19	0. 15	0. 77

注:波动系数为样本标准差与样本均值之比。

据表 8 所示,2001 – 2014 年我国旅游经济波动周期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中国国内旅游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长度特征。按照谷—峰—谷的周期计算方法,入世以来中国国内旅游经济共出现了三次长短不等的增长型周期,单次经济周期的平均持续时间为 3. 33 年,属于典型的“基钦周期”。其中 2003 – 2005 年为样本期的第一个经济周期 M1,具体来看,该周期持续了 2 年,尚未达到周期划分的标准。扩张阶段与收缩阶段持续时间均为 1 年,两者之比为 1: 1,体现了 M1 阶段中国国内旅游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较弱。2005 – 2008 年出现了中国国内旅游经济增长的第 2 个周期 M2,该周期持续了 3 年,属于典型的“基钦周期”。扩张阶段的持续期为 2 年,收缩阶段的持续期为 1 年,两者之比为 2: 1,显示了周期内中国国内旅游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较 M1 有所增强。2008 –

(二)经济增长周期的测度与判断

对 2001 – 2014 年中国国内旅游经济历年增长速度进行频谱分析来揭示中国旅游经济增长周期的宏观特征(见表 7)。据表 7 所示,中国国内旅游经济增长循环变动以 2. 3 年为主要周期,其主谱峰值为 12. 6%。另外,还存在一个作用相对较弱的持续时间为 3. 4 年左右的次周期,次谱峰值为 11. 3%。说明入世以来,我国国内旅游经济增长总体上存在着长度约为 2. 3 年的主周期波动,同时还存在一个 3. 4 年左右的次周期波动。

表 7 中国国内旅游收入的图谱分析结果				
指标名称	主周期长度(年)	主谱峰值	次周期长度	次谱峰值
中国旅游总收入	2. 3	12. 6%	3. 4	11. 3%

基于上述结果,按照谷—峰—谷的周期计算方法,根据 2001 – 2014 年中国国内旅游经济增长率时间序列的周期转折点及对应的峰谷数值,将有关国内旅游经济增长周期长度与幅度特征的参数值列于表 8 中。

2013 年经历了中国国内旅游经济增长的第 3 个经济周期 M3,该周期持续了 5 年,其中扩张阶段和收缩阶段的持续期分别为 3 年和 2 年,两者之比为 3: 2,显示了周期内中国国内旅游经济增长的相对稳定性。综合各单次经济周期的持续期分析,入世以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市场的日趋成熟和旅游产业结构日趋合理化,中国旅游经济的抗冲击能力逐渐增强,表现为中国国内旅游单次经济波动的时间长度逐渐增长。比较各单次周期内扩张和收缩阶段的持续期,中国国内旅游经济周期内扩张阶段持续期逐渐远大于其收缩阶段持续期,体现了中国旅游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逐渐提高。

第二,中国国内旅游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幅度特征。中国国内旅游经济增长周期的波动幅度比上述两大旅游经济体的对应指标数值都大,平均扩张幅度和平均收缩幅度分别达到 0. 34 和 0. 14,体现

了旅游经济增长直观上的不稳定性。在 M1 内,中国国内旅游经济的扩张幅度和收缩深度分别为 0.48 和 0.25,该周期内高位的波峰过后并未出现过深的波谷,这是由周期内逐渐提高的旅游者的购买力所推动的。在 M3 内,中国国内旅游经济的扩张高度为 0.53,这是由 M2 内旅游经济收缩阶段的充分调整 and 有效需求的积累推动的。受 2012 年政府的相关政策冲击,该周期内的收缩深度为 0.16。综合各单次经济周期的幅度分析,各周期的绝对波动强度和相对波动强度均随时间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显示了中国国内旅游经济增长稳定性逐渐增强。各周期的平均位势随时间的推移逐渐提高,体现了入世以来中国国内旅游经济增长率逐渐下降。然而 M3 的振幅较前两个周期有显著提高,这是由政府相关政策冲击产生的波动,尚未显示其后续影响。2001 年以来,国内旅游经济增长各周期振幅的均值为 0.34,远低于同时期入境旅游经济增长周期的平均振幅 0.42,稍微小于中国宏观旅游经济各增长周期的平均振幅 0.35,体现了中国国内旅游经济增长相对与其他两种旅游经济具有更强的增长稳定性。且入世以来各周期内国内旅游经济增长率的平均位势逐渐升高,虽然 3 种旅游经济增长的平均绝对波动基本一致,但国内旅游经济增长的平均相对波动均小于前两者,进一步体现了中国国内旅游经济增长相较于其他两种旅游经济增长来说,抗外界冲击的能力最强。

第三,目前中国国内旅游正处于入世以来的第四个增长周期,假设宏观经济格局的变化趋势同前,其周期内平均增长速度较之前 3 个周期位势将逐步上升,振幅逐渐减小,增长稳定性将进一步增强。

六、结论与建议

我国宏观旅游经济周期属于基钦周期,其周期长度随时间推移逐渐变长;周期波动属于增长型周期波动,且平均周期长度为 3.33 年,属于典型的基钦周期。我国旅游经济在 2001 - 2014 年出现了持续时间长短不一的周期,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周期持续时间趋长,表明中国旅游经济增长抗冲击能力逐渐增强,旅游产业发展逐渐稳定。对我国两大旅游市场进一步分析可知,入境旅游经济增长周期内的扩张速度大于国内旅游经济的扩张速度,其扩张

阶段增长的稳定性较强,然而入境旅游经济增长同国内旅游经济增长相比具有较大的波动系数,其增长的周期波动性较大,与国内旅游经济发展相比,具有较弱的抗冲击能力。根据入世以来中国旅游经济增长的周期特点,可以预测中国旅游经济将于 2014 - 2018 年进入新一轮的增长周期的扩张阶段,且增长的稳定性会逐渐增强,预计新一轮的旅游经济波动周期将持续至 2020 年。根据上述结论,从不同角度对我国旅游经济发展提供如下建议:

从旅游部门来看,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要正确认识旅游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的客观存在,积极深入研究旅游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特征,把握我国旅游经济增长的个性化的规律,积极做好宏观调控。针对旅游业发展对抗不可抗力力的软弱性,首先,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要定期做好旅游业发展规划,并根据旅游经济发展周期性波动的特点建立必要的预警机制和迅速反应机制,科学地利用我国旅游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特征,提高旅游行业发展的风险规避能力和抗外部冲击能力。其次,鼓励投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旅游产业经济发展基础,完善刺激旅游产业发展的保健因素,从而提高旅游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增强旅游经济发展的抗冲击能力。最后,努力提高国内游客的可任意支配收入并大力推动带薪年假制度,联合各部门扩大“游客黑名单”的影响范围,同时大力宣传并提高中国在国际旅游市场上的旅游形象,巩固我国旅游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延长波动周期的持续时间。

从旅游企业来看,在“互联网 +”这一新的经济形态冲击下,旅游企业应在保持其核心业务量的基础上,积极创新服务方式,努力实现多元化经营从而实现范围经济,并分散风险以降低旅游经济周期波动对企业自身带来的影响。其次,与同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进行合作,从而实现 $1 + 1 > 2$ 的协同效应,最大程度地优化旅游企业资源配置,从而提高旅游产业集群应对旅游经济波动冲击的能力,提高旅游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最后,旅游企业应抓住机遇,迎接挑战,顺应时代的发展,做好合理的转型。传统旅游企业应及时调整发展思路与方向,逐渐向更适合旅游业发展潮流的 OTS 模式过度。传统的在线旅行 OTA 应将业务从线上扩展到线下,开发线下旅游

体验服务项目,努力做到线上服务注重效率,线下服务注重质量。实现旅游产业供应链协同,优化旅游产业部门结构,从而促进旅游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然而,旅游经济的发展仅仅靠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和旅游企业的努力是不够的,还需要政府的重视与财政支持,通过国家经济的宏观调控为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稳定并利好的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同时,针对旅游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环境的高依赖性和旅游业产业融合的特征,根据乘数—加速数原理,构建旅游业发展的景气指标体系,根据先行、同步与滞后指标统计数据预测并判断旅游业发展的趋势和阶段,在保证旅游业同其他产业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对我国旅游业发展进行科学有效地政策引导。

参考文献:

[1] 金碚,李钢,陈志. 加入 WTO 以来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实证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2006,(10).
[2] 刘金全,隋建利,闫超. 金融危机下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与经济政策取向[J]. 中国工业经济,2009,(08).
[3] 陈磊.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测定和理论研究[M].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1;5-13;90-91.

[4] 顾建平,陈瑛. 宏观经济学[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383-38.
[5] 吕光明. 经济周期波动:测度方法与中国经验分析[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18-20.
[6] 匡林. 中国旅游业周期波动分析[J]. 旅游学刊,2000,(02):9-17.
[7] 生延超,周玉姣,黄寅,李丹. 中国旅游经济周期的测度与评价[J]. 人文地理,2014,(05):113-120.
[8] 隋建利,刘金全. 中国旅游经济周期划分与增长预测[J]. 经济管理,2014,(11):113-123.
[9] Andrea Guizzardi, Mario Mazzocchi, Tourism Demand for Italy and Business Cycle[J], Tourism Management. 2010 (31):367-377.
[10] Jorge Ridderstaat, Marck Oduber, Robertico Croes, Peter Nijkamp, Pim Mwtens, Impacts of Seasonal Pattern of Climate on Recurrent Fluctuations in Tourism Demand: Evidence from Aruba[J], Tourism Management, 2014(41):245-256.
[11] 王燕. 应用时间序列分析[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7-27.

(责任编辑:周杰)

On Tourism Cyclical Fluctuation in China

ZHANG Guanghai, WANG Lixin

(College of Management,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domestic and overseas study of tourism economic cyclical fluctuation, we use growth rate method to do a first-order difference transformation for the total tourism income, domestic and inbound tourism income since china's entering WTO. And then, after first-order difference transformation is proved to be smooth, the spectrum analysis i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cycl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ourism economy, Chinese domestic tourism economy and inbound tourism economy. Tourism cyclical fluctuation corresponds to macroeconomic cyclical fluctuation, and as time goes on, the length of growth cycle of the three tourism economy in China gets longer and growth rate decreases gradually. By comparison, domestic tourism economy owns the strongest ability against external shocks, while the inbound tourism economy is the weakest one among the three travel economies.

Key Words: China's tourism; Tourism economy; Economic cycle; Cyclical fluctuation